

12570/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35

列傳卷第二十一

晉書卷第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本紀

附懷太子

懷太子元禧字元慶祖東帝長子母曰蘇氏人幼而

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太子共戲殿上

惠帝來朝執請皇太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

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

年五歲在帝榻側聞中有帝問其故太子曰寒夜倉

卒不備非常不也父見人君此言非也

列傳卷第二十三

晉書曰五十一

哈爾濱大學哈爾濱  
圖書館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愍懷太子

子彭城尚

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  
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  
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  
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  
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  
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竒之嘗從  
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

小五  
父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  
傳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  
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  
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  
揚準馮孫爲文學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  
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  
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  
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  
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  
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

畧太子太傅楊濟息慈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  
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異息怕與太子游處以  
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  
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閹官  
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  
怕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  
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  
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  
慢弛益彰或發朝侍怕在後園游戲愛埋車小馬  
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

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脩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菜籃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無益忠規勸太子脩德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

賈謚太子

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

大正二十

卷之三

三

三

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工時勃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将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吏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

自了不自了

自了不自了吾當人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尅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比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

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湛趙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鹿轎車湛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湛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

敬宗太子

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龍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聖我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



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  
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  
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  
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  
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  
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  
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  
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言不堪三  
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  
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羞也便答中宮陛下會

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  
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  
傳語云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  
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  
得已更飲一升飲已躰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  
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  
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從從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  
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  
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  
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發非其罪衆情憤怨

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公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分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

太子

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后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耽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

私心異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  
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通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  
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  
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  
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  
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  
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  
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未遵遺旨越建  
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尔德行以從保傳事親  
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

卷之六十一

禍俾申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  
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  
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  
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媿而有靈尚獲爾心  
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  
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  
也大風雷電憚蓋飛裂又為哀策曰皇帝臨軒使  
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  
芬馨誕茂既表髫鬣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  
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

才

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  
嗚呼哀哉爾之降廢是我不明牝亂沉哉釁結禍  
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  
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于主千  
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祔爾子  
雖悴前終庶祭後始窀穸既營將寧爾神華髮電  
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  
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  
于顯平陵帝感閭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  
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尚並與父同幽金

壙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上半年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  
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  
數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為皇  
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  
轉為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  
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  
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  
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  
趙王倫篡位發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

大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大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襄基謚曰冲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疑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藥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

說坎牲之謀已構斃大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垂臣之節遂使中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此情深悞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撥蜂構隙歸胙生災旣罹凶忍徒望歸來

列傳卷第二十三

晉書五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四

晉書百五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陸機

孫拯 雲弟 就

弟 雲

從父 悅 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

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守世

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在鎮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

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

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勲於世深慨孫皓

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給所以云又欲述其祖

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

文臣竊命禍基京畿毒遍宇內皇綱地傾王室遂  
卑於是群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  
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紛忘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  
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  
雲興之將帶州嶽起之師跨巴峽關之群風驅熊  
羆之族靈合雖兵以義勳同盟誓力然其苞藏禍  
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衣以於寇中窺武節未  
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  
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共業神策東驅奮寡犯  
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臂之虜誅叛柔服而江

先主卷一

外底定防法脩鉅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  
爲之雄父御憂後而周瑜爲之傑彼一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鉅于紆旋  
皇輿於夷夷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  
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  
世而須用集我大皇帝以可蹤龍輿軌轂心因令  
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平遺風而加之以篤敬  
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立園  
旌命交平塗巷故其家彥尋聲而響百鍊志士晞光而

先主卷一

先主卷一

先主卷一

先主卷一

先主卷一

景鷲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傳周瑜  
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心腹出作股肱討逆凌  
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  
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永步  
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  
任幹職荀偉則虞翻陸績旅博以風義舉政奉使  
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  
祥協德董龍陳武殺身以衛主昭統劉基彊諫以  
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  
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

陸機

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  
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  
有吞江衛之志書掌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點  
之赤壁喪雄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  
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  
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  
覆師敗績因而後濟絕命求安續以濡須之寇臨  
川摧銳逢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  
挫鋒勢劫財匱而吳荒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  
漢氏乞盟遂寤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埃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  
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武  
臣毅志循江而守長棘勁徽望然而奮庶尹盡規  
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行遐所乃俾一  
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璣寶  
耀於內府玲瓏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轡軒騁  
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  
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帝既崩少主統朝姦回  
肆虐景皇帝幸興慶修遺憲以無六闕守文之主主  
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德教之猶存大司馬陸

陸機

公以文武熙朝左承相陸凱以譽滿盡規而施績  
范慎以威立顯丁奉鍾離以武設權立宗丁固  
之德為公知樓玄督郢之屬守機也元首陸病股  
肱德良爰速末葉群公既喪然後數自存以解之  
患臣家自士朋之豐歷命應化而微王三國運而  
發其散於陸幾奔于巴城池無幾離之西山川無  
溝阜之勢非有十輪雲梯之械智伯之數之言是  
子不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之復夷  
矣維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昔烈之將  
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

有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  
一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  
一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  
而極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唐亦深矣其人怨  
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在西矣其在三基  
之以武大祖步之以德聰明睿聖又弘心矣其  
求賢如弗及邠人如稚子接士如渴飲德之空朝仁  
聲可辟之愛安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徐廣推誠  
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職不思人之我困執  
鞭撻弱以重陸公之威乘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陸機

甲官非食典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漢上之策非故  
魯肅一白而自託士燮受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  
而省爵曰之妖野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  
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  
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  
之孤登壇置忱氣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  
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竭肆力洪規遠畧  
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  
建鄴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  
朕何官室輿服蓋謙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

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  
其弊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  
甲利自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  
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  
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  
術敷率遺典勤人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  
世水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  
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  
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  
之經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

陸機

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戰故劉氏之  
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禹之初亡朝臣異  
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一摠  
群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  
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  
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平卅世之用是天  
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一亂漢寶  
城以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  
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  
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

坑深濬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蹀亦待戮而不敢北  
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統帥五千  
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  
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莫虞陸公沒而潛謀  
北吳豐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襄日  
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  
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  
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

陸機

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  
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險也及其亡也恃  
險而已又孫卿所謂合其險也夫四州之萌非  
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川之險易守也勁  
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也備也功不興而禍溝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上王達經國之長規審  
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戰惠以致人和寬冲  
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  
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  
與衆同慶即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

不足郵也夫然故能保六社稷而固其土宇變秀  
無悲殷之思黍離無匹周之感矣至太康末與弟  
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  
世吳之役獲二俊嘗詣侍中王濟濟拍羊酪  
謂機曰卿吳中何賦此答云千里重羹未下鹽  
賦時人稱爲名士華薦之請公後太傅楊駿辟  
爲祭酒合敬誅也太子沈馬著作郎范陽盧志  
於衆中問機曰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志盧斑志默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客不  
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

陸機

議者以此定二此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  
爲郎中令遷尚書兵部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  
引爲相國參軍珍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  
位以爲中書郎倫誅也齊王固以機職在中書  
九錫文及禪詔疑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  
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  
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  
師父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  
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  
繫其頸大尋路南走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

陸機

陸機

陸機

陸機

以為常時中國多難... 機育其才望而志匡世... 受爵不讓機與之作豪... 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脩心以為量... 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存乎彼存乎我者隆殺... 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在乎所遭遇落葉侯微颺... 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 頌哀... 濟聖賢之功... 曰才不半

陸機

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 之功而居伊尹之位者有矣夫... 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 而挾非常之勳神器... 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 出才表者哉且好然... 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 曰天可離乎而時有... 旗蓋言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世主制命自下裁... 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

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審氏忠臣所  
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以堪是以君顛快快  
不悅公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  
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  
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  
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  
而齒劔固其所也因斯以言人以篤聖穆親如彼  
之懿大德至中忠於此之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  
懷止誇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亦危之

理斷可識矣又况乎號以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  
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以勢過而不知去  
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  
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心惟萬方  
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廢窮乎  
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力偃  
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矣古人之未工忘已重乎之已  
拙知曩勳之可矜聞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  
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  
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

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  
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盡世之業名莫盛  
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  
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而退則魏魏之  
盛仰觀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  
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久而德彌厚身愈遠而名  
逾功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埋為  
窮流一匱豐稜成山嶽名緇凶頑之條身厭荼  
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為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  
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穢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

陸機

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  
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  
敗備在典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  
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  
重必必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  
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文其封  
疆之中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  
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



圍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存乎利人故易曰兌以  
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知利而後  
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之而安  
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則已得與之而  
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得世之祿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安主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紂雖三足  
以致風道衰足以禦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射  
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可霸王之志然後國安民出  
邦之思化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管方則

天淵自迴四體辭難而心奢獲又益三代所以直  
道四六所以垂業也大成豐隆弊理所固有致之  
成與繫年其人示法明於六諒明道有時而闇故  
世及之制與夫禮御肩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  
變達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昭夏  
后之暨公旦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計畛之制有淫爾者豈玩  
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  
善制不能無變而侵弱之辱俞於矜祀土崩之困  
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與世少禍

非謂侯伯無以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以國憂  
頽其釋位主弱雖於冀戴及冰微積弊空室遂卑  
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  
存者豈非事勢強之然歟降及三秦棄道任術懲  
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天下  
國憂獨變昇利去愛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  
一道顛沛之費可自由孤立之言思慮等之小志亡  
萬國之大無如後漢之可申而回也周  
之不競者自來一人國多令主十有餘出然片言勤  
王諸侯必應一朝振袂遂國先叛故晉收其請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  
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  
與共亡覆滅之禍且在曩曰漢矯秦枉大啓王侯  
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切銷痛其亂  
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憑其土產之力勢足者  
反疾土狹者近渥六臣犯長刑綱七子衝其漏網  
皇祖夷於黔徒四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  
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上外顧宋昌策漢  
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忘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  
實天下曠然後漢三秦之執矣是以五侯作威不

只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捨遠也光武中興秦隆皇  
統而由遵禮復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億及數世  
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  
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次命  
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鼎凶族據其天  
邑鉦鼙震於闡宇鋒鏑流於降闕然禍止讖旬害  
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衍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  
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閭斷機而四海已沸  
嬖臣朝入而九服夕離哉遂惟王莽篡逆之事近  
瞻董卓擲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

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直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  
合之志歟甚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  
烈士扼腕終委救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  
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王下  
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  
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  
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言主暴君有時  
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庶能雖  
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次明  
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迷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

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  
陵百度自悖黷敗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日  
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亡歟矣且要  
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政郡縣之長為已安人良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人良  
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  
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  
長所夙夜也若無一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  
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與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構為上無苟且之心辭下知駭同之義使其並賢居  
政則功有厚傳兩馬與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  
之制幾可以一理昔秦漢之興殆可以一言蔽也  
時成都王穎楷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人全濟之  
恩又見朝廷屢有蘇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  
身為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  
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  
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  
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  
官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

都督諷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  
曰將為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頴謂  
機曰若功成事定當辭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車勉  
之多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  
樂毅以失其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頴  
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頴曰陸機自比管樂  
擬召閻主自曰命將遣師未有巨陵其君而可以  
濟事者也頴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  
列軍白明賊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  
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

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  
不流將領賈稜皆死之初官人孟玖弟超並為頴  
所驛龍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  
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  
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  
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  
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  
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頴言其有異志將圖主  
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羣秀等共證之頴  
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熊繞車丰決不開

天明而秀兵至，執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副符竹，成都命五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叔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耳鶴唳，豈可復聞乎？」遂與害於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以害斃。既死，葬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盛，出於天才，秀逆辭，深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如木之有性，才少而子更留心，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詩北兄文，輒欲燒其筆，視後葛

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趙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都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明生黃慈，字意，二人詣獄，明拯拯壁，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鄉，何宜復

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極遂死獄中而蒸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居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愛制人婢帛細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於滌絲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

陸機陸雲

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初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聞青雲覩白雉河一水張爾方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駉駉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淫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今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

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  
近縣故遠相要疾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  
能屢誚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  
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學第室  
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  
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  
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  
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  
滋廣每觀詔書無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  
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

陸雲

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  
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  
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敷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  
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  
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  
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  
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  
陳曰伏見今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  
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已愚以聖德龍  
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



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殺官悉州閭一介踈  
閭之外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令咸  
南軍放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植素著忠公  
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  
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殺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  
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  
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  
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  
大臣職三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  
今能此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

陸雲

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造移書太常府薦同  
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躬薦明德思  
和人神莫不崇典以教思典禮學以陶遠是以  
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  
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  
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  
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  
門接心重勿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  
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  
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

含音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聚裳龍襲  
錦緞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裁幸  
屢遷措紳之士具懷氣恨方今大清闢宇四門啓  
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  
儀鳳誠嚴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  
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  
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  
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入爲尚書郎侍御又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  
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罔以雲爲前鋒

陸雲

都督會罔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夔  
以正言忤旨並致欲用其父爲邯鄲今左長史靈  
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  
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致深忿怨張昌爲亂穎  
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  
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  
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  
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  
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不遠近  
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

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秦平之期不日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旨令主將率秀檢校其事今事驗顯然慕之禹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

陸雲

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以愚言以備詳諍不納統等重請穎達迴者三日虞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瑒襲誦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也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

迎喪葬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就為平東祭酒亦不請譽弼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宋<sup>延</sup>書曰不意三陟相携聞朝一旦煙滅道業淪喪痛酈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備極悲

陸雲

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頴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頴云

雲字恭仲父瑁美吏部尚書雲在任吳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叙其畧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將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讀焉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

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予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荅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躬潛而勿用趨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躬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陣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且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備慎不為詔首無所入補從容休戚此第五人也過此已下不足復數故第一已上多矣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名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

陸

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由論終年終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璣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結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士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璣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為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聲浴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

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雷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凌超枚馬。高躡玉劉。自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權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置其承俊。又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優用。保與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巨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麟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遠骨脩。麟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

陸嘉

然則榮利人之所。負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弥年之丹。非蘭怨而往。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術羨非所孚。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

死因人而易從上之天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  
悔於後卒公獲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  
豐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  
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列傳卷第二十四

晉書五十四









